



白衣寺



大殿内空旷、静谧

孝闻街上白衣寺 几经兴废古韵在

王介堂 文/摄

7月23日，正逢大暑节气，天气奇热。得悉孝闻街一带正在进行大规模整治，遂邀请摄影师龚国荣先生前去拍摄位于孝闻街与广仁街交叉口的千年古刹白衣寺现状，又邀得家住附近的耄耋老人、《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老先生同往。

对于白衣寺，我是从地方志和其他典籍的记载中知晓其历史渊源的。白衣寺原称“净土居报仁院”，始建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原址在“府治地”（今中山公园一带）。相传北宋节度使钱亿一日忽见殿宇梁上现白光，纹有观音相，乃代以他木，而以梁木刻观音像置寺中，俗号“白衣观音院”。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赐“白衣广仁”额。政和年间（1111-1118），时任郡守、著名词人周邦彦曾捐资在寺内建造“青莲阁”。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寺毁于兵火。后屡建屡圮。明洪武三年（1370年）又毁，其址因改建府衙所被占用，遂另拨府治西北“普宁、奉圣”两庵废址以建。迄清历经毁建。今存大殿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重建。1924年住持安心头陀募银3万余元重修大殿、方丈殿、东西厢房等。安心头陀曾在寺内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亲任沙门院长，殚精竭虑安置孤儿，孤儿最多时有200多名。安心头陀为筹募资金曾“五经河汉，三下南洋”，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僧弘一法师、虚云长老等都曾莅寺拜访。20世纪50年代，白衣寺被挪用为工厂仓库。

我曾无数次从孝闻街和广仁街的交叉口与白衣寺擦肩而过。但古刹大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一工厂占为仓库，长年“铁将军管门”。我们几年前组织过一次有200多人参与的“文化之旅”活动，虽经事先联系协调，终因大殿内放置了大量物品，只能在殿墙外观望一番，一直未有机会进入殿内。

此次经过联系，我们从厂区进入，打开仓库铁门，第一次走进白衣寺大殿。大殿内已空无一物，几缕阳光从东侧上檐天窗透入，显得空旷、静谧。大殿为重檐歇山顶全木结构，平面近于方形，五开间，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左右，高度达20米。仔细看

来，好几根木柱已明显弯曲——古人因材施教，增加了加工的难度。抬头仰望殿顶，粗大的木椽至今排列整齐，直径在15厘米以上，猜想这大概也是大殿历经百年风雨，至今屹立不倒的一个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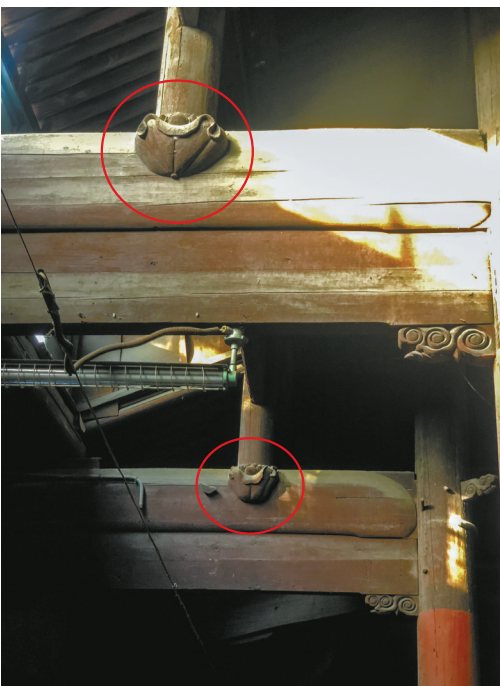
原大殿的门窗早已无迹可寻，但从桁枋上遗留的门轴痕迹可以看出，正门为六开间，每扇门宽约0.8米。除大殿前檐被改建外，其他主体结构基本完整，尤其是六大块的“大面板”原封不动，更增加了大殿的稳固性。大殿采用抬梁与穿梁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加大桁枋、用童柱过渡以减少地面柱头数量，增加实际空间利用率。殿内各柱础石皆为“算盘子”形，制作精良实用，未作花卉雕饰。其中四个金刚柱柱础石单个直径达0.8米，高0.5米。前后梁柱间均留存精美雀替，殿内各童柱下端均刻制“荷叶包头”，原汁原味，古色古香。殿门进口上方枋一对朱金木雕的“匾托”，高高在上，为殿内遗存的唯一饰金艺术品，可能因“高不可攀”而逃过劫难。“匾托”虽经一百多年风雨沧桑，今天望去仍金光闪烁，风姿绰约。大殿现在的地面均为破损的老水泥地，推测为易作仓库时所浇筑，不知下面的老石板是否犹存。从结构来看，现在大殿四周的围墙也是另加上去的。

走出大殿，回望重檐殿顶，因年久失修而长出了杂树荒草，显得有点凄凉。屋脊处的“鸱吻”已被改建，筒瓦、滴水也有过替换。大殿左右的厢房，目前仍为居民所占用。东西厢房随意搭建，杂物遍地，拥挤不堪。不经意间，我们惊喜地发现西厢房山墙上小块彩绘遗存和墙下一块刻有“外留余地一尺二寸”的“墙界石”，应是白衣寺原物。在东厢房里，我们碰到一位热心住户胡先生，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朝南二楼的一间就是当年弘一大师来白衣寺时居住的房间，这是上辈人告诉他的。

我们相信在这次孝闻街区整治中，一定能拆除违法搭建，恢复白衣寺的古貌古韵，使白衣寺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大殿采用抬梁与穿梁相结合的建筑结构



殿内各童柱下端均刻制“荷叶包头”



算盘子形柱础石



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

忆中一笑有春温 ——写在王文娟老师辞世一周年之际

傅晓慧

作为戏迷，我有个常年养成的习惯，夜阑人静，喜欢听上一两段越剧。而近日听起，思念陡生。在诸多越剧流派中，我最喜欢“王派”，在一众越剧表演艺术家中，我最敬慕“王派”创始人王文娟老师。转眼，王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2021年8月6日，95岁的她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当时，海内外无数越剧迷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一年前，当我从报章上得知王老师辞世的消息时，顿时懵了——这怎么可能呢？最后一次去上海拜访王老师时，她分明还精神矍铄，神清气爽。后来我不敢太多打扰这位耄耋老人，便用电话联系。有时王老在家里休息，是她身边的刘阿姨接的电话。阿姨每次都告诉我：她身体蛮好的，你放心好了。然而……

因为疫情，去年8月我没能去送王老师最后一程。王老师在宋庆龄陵园落葬，以及她和孙道临老师的铜像落成后，我同样因为疫情防控要求，未能前去祭奠。可思潮滚滚，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她来余姚看越剧《民女封后》——该剧取材于宁波广为流传的“康王告状”的故事。《民女封后》曾被上海越剧院移植为《皇帝和村姑》，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是徐王流派的保留剧目之一。那时，我刚二十出头，是个热血沸腾的“追星族”，问王老师要签名。剧院工作人员阻拦道：这个时候不能签名。不料王老师听闻后，停下了脚步，回头看我，柔声问：“签到哪里呀？”我惴惴地打开了笔记本，望着她，心下讶然：她就是越剧电影《红楼梦》中那个袅袅婷婷的“林黛玉”啊，分明是个慈爱的奶奶么！

后来和王老师认识了，就总想去上海看她。每逢暑假，我便起劲地勤工俭学。一个夏天下来，活干了人瘦了，钱也挣了，接下来就是买火车票，去上海，听她讲自己在学戏、演戏、唱戏生涯中发生的各种趣事，看她惟妙惟肖地模仿她的先生孙道临老师朗诵时的样子，笑得我直接翻到在她家的沙发上。记得我每次到她家，总能看到客厅茶几上已准备好的一碟碟小零食，边聊天，她边会提醒你“吃啊，吃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在校大学生，而她已年过半百，她看我，就跟看个孩子一样——大抵，她觉得孩子么，总喜欢吃零食的吧！自然，她来宁波参加文化活

动，我肯定是千方百计要去参加的。一次在宁波图书馆“天一讲堂”上，王老师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演戏的，最难的不是唱，而是把人物给树起来，把人物的情感通过表演和唱腔表现出来，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能够理解，而且被感动。作为一代越剧宗师，王老师觉得如果观众对某个舞台角色有误解，那么责任并不在于观众，而在于演员，是因为演员的演绎不够精准，传递的情感不够明晰，才使欣赏者的理解出现偏差。这就是一位老艺术家的职业素养和自我要求。

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到“千里共婵娟”，王老师在上海举办的“王派越剧专场”，我每次都去观看了。她是天生属于舞台的，一上舞台，便会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光彩。当她在舞台的明光下款款走来时，活脱脱就是《诗经》里“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的静美写照；而在现实生活中，去了粉墨、卸下钗环的她，却是个温厚老人。有次，我与两个戏迷和她一道外出吃饭。我那时年纪轻，性子急，脚步快。王老师走路，气定神闲的，一点没有老人的蹒跚之态。但走着走着，她忽然用力拉了我一把。我赶紧回头，以为她有什么事情。她则笑起来，用带着绍兴味的上海话“责怪”道：“依哪能走得噶快格嘞，小心车子！”我听了，赶紧缓下脚步，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旁。

王老师走后，很多戏迷朋友通过观看她的代表剧目《红楼梦》《孟丽君》《春香传》来怀念她。而我有幸与日常生活中的她接触，更怀念她亲切慈爱的笑容，温润风趣的性格，还有在自然的言行举止中透露出的朴实、真诚、善良。

王老师，一年了，心香一瓣，遥寄思念！



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人，号豫堂、高堂，现代艺术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

鉴赏与收藏

气清格高 天真烂漫

——谈钱君匋隶书的艺术性

方向前

类型分有秦隶（亦称古隶）、汉隶、汉简、清隶，可谓百花齐放。

隶以东汉为盛，张迁、曹全、礼器、乙瑛、石门颂等，各具风貌，为后人学习隶书之典范。至清，隶书又现繁荣景象，大家辈出，风格多样：伊秉绶隶书高古静穆，邓石如隶书婉转飘逸，赵之谦隶书厚重灵动，吴昌硕隶书古朴迟涩……这些名家名作，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艺术遗产。而综观现代书坛，隶书成就突出者寥寥，钱君匋则是当之无愧的隶书高手。他的隶书取法汉简，但又受汉简束缚，风格瘦健轻灵，笔法潇洒，字形多变，墨色丰富，隶中有行，隶中寓篆，隶中见草，写出了自己的笔墨语言和精神气质，形成了气清格高的独特风貌。

我们从钱君匋晚年隶书佳作《枫桥夜泊诗》，来考察其隶书的艺术特点。瘦劲健逸，趣从简出。传统隶书的普遍特点是厚重壮实、古朴迟涩，具有雄壮、博大之美。张迁的古拙，曹全的秀逸，乙瑛的端庄，石门颂的开张，礼器的俊健等，风格众多。自汉以来，隶书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典雅、古朴、厚重、恣肆、开张、飘逸等丰富的审美内涵。钱君匋隶书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从汉简入手，巧妙地吸收汉简书法的自由、随性、多变，改变了传统隶书的厚重、壮实，从而形成自己瘦硬、挺健、自由、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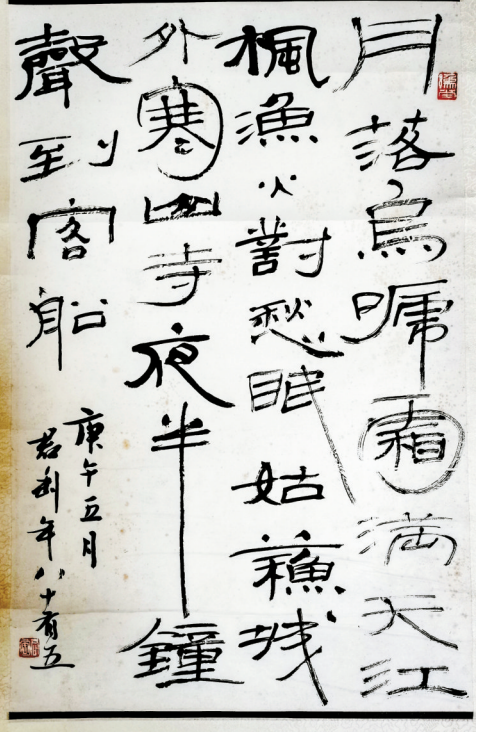
味性强的一种新隶书样式。

汉简，是西汉时期写在竹木简牍上的一种隶书，与汉隶相比，汉简运笔灵动，书写轻松自然，笔致横生奇态。汉简对当代隶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取法者众多，而现代书坛很少有书家涉及汉简，钱君匋却独具慧眼，以简为古，深入汉简奥秘，入简而又能出简。钱氏隶书取法汉简，但并非一味模仿，他重点吸收了汉简笔墨的内在精神，追求其多变、趣味、随性、活泼等特点。钱氏隶书的线条变化不像汉简那么强烈，字形变化也没有汉简大，结体相对平整，迎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传统隶书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字形扁平，字的大小相对一致。钱氏隶书吸收了汉简结构丰富多姿、字形天真烂漫的特点，加强了结构上的对比关系；书写时，俯仰、欹正、大小、长短、宽窄、收放、疏密等，顺势而行，因势造型，结字轻松灵活、天真烂漫、趣味横生。他的隶书作品《枫桥夜泊诗》，字形结构精彩而有趣，如“霜”“寒”二字，宝盖头上的横钩加以夸张地往下拉，将整个字包了起来，字形紧凑而生动。这种写法，为钱君匋隶书特有，极富个性。又如作品中“火”字，特别小，与上下左右的字形成了对比。再如那个“城”字，斜钩向右下拉长，整个字势向右下倾斜，打破了作品整体字形结构的平整，可谓“妙笔”。

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说：“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又说，“篆参隶势而生姿，隶参楷势而生姿，此通乎今以为变也。楷参隶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钱君匋把篆、楷、行、草法融隶书于一炉，打破了传统隶书的常规，巧妙取舍，匠心独运。他的隶书线条大都用细挺的篆法中锋，刚健凝练，同时又渗入一些篆法的结字，隶中见篆，增加古意。钱氏隶书常用长锋笔书写，长锋笔能抒情，“唯笔软而奇怪生焉”，在表达效果上，往往会产生行书和草书所特有的畅达和痛快。故钱氏隶书常常会出现一些似隶似行的“行书”，有时还会出现“草法”，以增加结字的变化和连贯。隶书笔法讲究蚕头燕尾，但钱氏隶书有很多起笔藏锋被“忽视”，落笔迅入，不拘泥于笔笔到位，而是“意到而笔不到”，线条劲爽明快，率意奔放，隶中见行，隶中寓篆。善于经营章法，作品重留白，讲疏密，懂变化。在钱君匋隶书作品中，赏者能感受到音乐般的节奏变化与和谐；这种变化犹如中国画的“墨分五色”，无色而色彩斑斓。得益于书籍装帧艺术的修养，钱君匋的隶书线条美、结构美、章法美，富有装饰性。

《枫桥夜泊诗》是钱君匋晚年隶书的精品力作，此作在用墨上，浓、淡、枯、燥、润互用，墨法自然，润而有神，枯而不干，湿笔取韵，枯笔取气，浓墨显厚重，枯笔见空灵，全幅以枯笔为主基调，浓笔处顿显滋润和精神。另外，作品整体上错落有致，变化丰富。“眠”“半”二字笔画回收变化极大，“半”字之竖往下伸展，一字占三个字的空间，造成大片空白，“疏可走马”；“眠”字钩笔往右下方伸展极长，与右行“霜”互为穿插，错落有致，恰到好处，这种线条的处理方式十分大胆、奇特，给整件作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钱君匋隶书《枫桥夜泊诗》（方向前供图）

白石老人在其谈艺录里说：“苦临碑帖至死不变更者，为死于碑下。我是学习人家，不是模仿人家。学的是笔墨精神，不管外形像不像。”学者首先要“学古”，但不能成为古人的“奴隶”；先“入帖”，再“出帖”。所谓“出帖”，就是在师法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和笔墨个性。故学者者在摹古时切忌为“形”所累，一辈子钻在碑帖里出不来，终成“书奴”。

现代海派名家钱君匋是一位艺术全才，集诗、书、画、印、音乐、鉴赏、收藏、书籍装帧众多艺术于一身，其中最突出的为装帧艺术与书法艺术，书法上成就最高的又数篆书。

隶书始于秦，盛于东汉，上承篆书，下开魏晋南北朝楷书，地位独特，按风格